

泉州古代教育

◆齊魯書社

陈笃彬
苏黎明
著

泉州古代教育



陈笃彬 苏黎明 著

泉州古代教育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泉州古代教育 / 陈笃彬，苏黎明著. —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5.9

ISBN 7-5333-1570-7

I . 泉... II . ①陈... ②苏... III . 教育史—泉州市—古代 IV . G527.5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743 号

泉州古代教育

陈笃彬 苏黎明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E - mail qls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850 × 1168/32

印 张 9.625

插 页 2

字 数 225 千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33-1570-7/G·244

定价：26.00 元



泉州府的文庙



泉州府学大成殿

序

刘海峰

“建国君民，教育为先。”中国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，官方提倡，民间响应，许多人信奉“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”的古训，勤苦向学。流风所及，至今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。

要真正了解中国教育的现状，就要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。要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教育现状，则要了解一个地区教育的历史。陈笃彬院长和苏黎明教授热心乡梓，在出版《泉州古代书院》、《泉州古代科举》之后，接二连三，又完成这本《泉州古代教育》，使之成为地方教育史的完整系列著作。对一个地区教育史作出如此系统地研究，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。此三本书各自独立，又互为联系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教育史的内容必定包含科举与书院，因为已经独立出版前两书，本书侧重在官学和社学、义学等其他教育形式。但不可避免也会涉及书院与科举方面的内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看来作者是力图写出新的内容，尽量不与前两书重复或雷同。

众所周知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局部的往往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。各个地方的教育史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只要真正深入研究进去，必定会有独特的收获，而且多少总会折射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般特征。例如，作为历史上移民台湾人数最多的地区，泉州与台湾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。本书清代部分，谈到了泉州教育、科举与台湾的独特关系，便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，也具有全国性的

意义。写作最忌人云亦云，炒冷饭。只要有创意，即使是局部的创意，也具有一定的价值。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，因此局部的创新，对全局便有贡献，这也是研究地方教育史的价值之一。

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有一项防止官员徇私的重要制度，即地域回避制度。本地出身的官员一定不在自己家乡任职，在本地当官的人一定是外地人。因此，省级长官都是外省人，州级长官都是外州人，县级长官则是外县人。由于有这种政策的规范，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史上的人物和活动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是本地培养出来的名流显宦，如通过学校教育、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进士或举人，但他们一般都在外地做出政绩；二是籍贯是外地但在本地任职的官员，以及他们在本地文化教育上的建树。一般我们写地区教育史主要记述的还是第二方面的内容，而科举史则主要记述第一方面的内容。当然，若从本地考出去，在中央或外地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科举人物，本地教育史也可以带上一笔。本书写泉州教育史，若是某县出身的人物，在本州其他县从政，则更是完全属于泉州教育史的范围。如元代的卢琦是惠安峰尾人，中进士后曾任永春、宁德县尹，本书对他在永春县的教育方面的政绩便有所论述。

一斑可窥全豹，一叶可以知秋。通过一个地区的教育史，往往可以窥见许多全局性的事情。了解一些伟人成长的历史，往往也可给我们许多启迪。伟人最初与平常人没有太大的不同，任何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伟人也都是出自一个很具体的地方。当我去参访一些伟人的故居的时候，便有这种感触，那些文化巨人最初与常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，只是通常在小时候都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教养，能够成就其伟业者，关键还是其日后的努力和机遇，即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。

泉州古代的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，从唐后期的

崛起到宋代的鼎盛，从明代的繁荣到清代的相对式微。其中原因很值得探究，本书也作了不少分析。我认为，明末倭寇之患和清初海禁政策，对泉州（也包括毗邻的兴化）教育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。教育与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，是一种具有很强连续性的事业。在各地人才的激烈竞争中，一个地区的文化接力一旦出现中断，后来要想再赶上或超过其他地区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很难。要想恢复元气，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。清代不只是泉州地区，实际上整个福建都是如此。因为战乱等原因，清初福建乡试停过两科，人才辈出的链条中断之后，明代福建的科第盛况于是不再。明代福建不时产生状元等鼎甲人物，而清前期上百年时间都未出过状元，使得福建士人望眼欲穿，盛气受沮。直到清中叶以后，才出现“两眼开，状元来”的盛况。泉州古代教育的升沉消长也典型地反映出福建古代教育的变迁。本书对泉州历代教育的兴衰演变作了详细的叙述，对每个朝代泉州教育的特点作了概括，对全面了解泉州教育发展的过程，对其他地区教育史研究，都有参考价值。

本书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。例如，在《南宋泉州的教育》一节中，说“贡院是科举时代地方考取秀才的专门场所。学政在贡院集诸生进行录取秀才的岁科考试称为院试，所以贡院又称督学试院，也叫考棚。但人们习惯上将府州一级的考棚称为贡院，而县一级仍叫考棚。”这里表述的是明代而非宋代的情况，宋代中央和地方的考场都称贡院，且学政是明代的官职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。当然，瑕不掩瑜，总体而言，作为一本地区教育史，本书已写得相当不错了。先睹为快之后，作者再三嘱我作序，盛情难却，因此草此短引，以表祝贺。

引言

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与技能，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意识，增强人们体质的活动。狭义的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，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组织的影响，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，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，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，简言之，单指学校教育及相关的活动。本书所阐述的乃是狭义的教育，即发生于古代泉州大地上的学校教育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封建时期泉州的学校教育。古代的泉州，辖域广大，包括今天的泉州市各区县和厦门、同安、金门等县市。古代泉州的学校教育，可以追溯到晋代，而迄于清朝末年，前后一千六百年。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是古代泉州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泉州的学校教育虽然在唐代以前已经发生，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，尤其入唐以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，但是，直至唐代中叶，步伐仍然较为缓慢，教育水平与中原地区比较仍有很大差距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，既在于泉州社会经济仍然落后，也在于泉州社会各界对教育仍然未能足够重视。中唐以后，泉州社会经济的进步，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，尤其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学，泉州社会的教育热情逐渐被激发起来，虽然官学尚未创办，但家传师授式的私学却随之迅速兴起，成为这期间泉州学校教育形式的主体。五代虽是一个动乱的时期，但泉州社会仍然相对稳定，经济较为繁荣，教育因此得以继续发展。但总体上

看，唐五代的泉州教育，仍然处于初步兴起阶段，比起教育发达的中原地区仍有较大差距。

宋代是泉州教育的繁荣时期。入宋以后，泉州社会长期稳定，经济地位迅速上升，尤其是南宋时期，一跃成为东方大港，经济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教育的作用进一步为社会所认识，尤其是“仕途经济”的刺激，社会对教育的热情持续高涨，教育因而具有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。一方面，作为官学的州县儒学，在北宋时期开始陆续创办，形成了以儒学为主要办学类型的官学系统。南宋时期宋王朝南迁，福建成为近畿要地，管理赵宋皇族的机构南外宗正司设于泉州。为教育宗室子弟，泉州创办了另一种官学，即宗学。另一方面，私塾、村学等民间办学形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南宋时期，泉州是朱熹过化之地，为了传播程朱理学，泉州各地创办了十二所书院，成为福建书院制度最为发达的一个地方。各类学校的广泛创设，使泉州出现“学诗书而户弦诵”的盛况。教育的发达，不仅促进了泉州文化的空前繁荣，也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人才，包括一批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的人物，如状元曾从龙、梁克家，政治家曾公亮、吕惠卿，科学家苏颂等，可谓群哲嗣兴，冠裳缨紱。借助这些著名的人物，泉州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，在全国的影响迅速增大。所谓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。

元代是泉州教育的中落时期。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，一是元王朝刺激教育发展的措施不力，官吏选拔主要不以科举为途径，甚至长期弃置科举不用，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，泉州社会对教育的热情因之大为降低。二是元王朝统治时间仅九十年，而在这期间，泉州又先后出现两次较为剧烈的社会动荡，即宋末元初争夺泉州港的斗争，以及元代中后期延续十多年的“亦思巴

妥”兵乱，严重地削弱了教育的基础。所以，元代泉州的教育，虽然官学既有儒学，又新增蒙古学、医学和阴阳学这几种形式，还创办了两所书院，而民间办学除私塾外，又增添了社学这种新形式，但是总的看来，却是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。这期间，教育的规模与水平显然已不如宋代，在培养人才与繁荣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，更是与宋代不可同日而语，对当时和后代的泉州社会均没留下多大的影响。

明代是泉州教育的再度兴盛时期。促成这种兴盛的要素有三点：一是明王朝对教育高度重视，促进教育的措施也更为有力；二是明代的选士政策再度回到科举的轨道上，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，极大地激发了泉州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热情；三是明代泉州商品经济发达，海外私商贸易甚为繁荣，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。因此，在经历了元代的中落之后，泉州教育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峰，繁盛程度不仅可与宋代相媲美，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宋代。官方所办的学校，除儒学、医学、阴阳学、书院外，还有卫学。明代泉州的府县儒学，在当时福建各府州中享有盛誉。府县所办的十多所书院，亦具有很大的影响。民间创办的学校，有三个方面甚为突出：一是社学兴盛，高峰时达到几百所；二是创办了多所讲授理学的书院，享誉一时；三是一些著名的理学家自办经馆，影响很大。伴随着教育再度兴盛而来的，则是文化的繁荣和人才的辈出，涌现出大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著作，出现过“一科两元五十八举人”，“一时六相九尚书”的盛况，又产生了相当一些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人物，如李贽、王慎中、蔡清、陈琛、林希元、洪承疇、张瑞图、何乔远等。可以说，明代是泉州教育继宋代之后的又一个颇为风光的时期，故有所谓“人文之盛，甲于闽省”之说。

清代是泉州教育的逐渐衰颓时期。经历了明代的再度兴盛

之后，清代泉州的教育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。一方面，社会各界举办教育的热情仍然不减，尤其清代后期海外华侨也积极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，使各种学校的数量和规模仍然颇为可观。府州县儒学不断修葺扩建，规制较为完备。官民所办的书院达到三十七所，数量超过宋、元、明三代所办书院的总和。社学在乾隆以前仍颇为兴盛，数量犹有几百所。私塾遍及城乡，达到数千所。学校不仅仍是社会的主要教化基地，也仍然为封建国家熏陶出诸如李光地、郑成功、许邦光、陈庆镛等在各方面颇有建树的人物。另一方面，教育出现了明显的颓势，倘若与明代相比较，成就已不那么耀眼。颓势从乾隆中期开始显现出来，原因则较为复杂，既与整个封建教育制度此时已日趋腐败不无关系，又与泉州所处的独特环境有重要关联。颓势主要并不表现在学校的数量，而是体现在学校质量的不断下降，集中反映在人才的培养方面，绩效江河日下，与当时福建其它一些地区比较，显得颇为突出。直至清末，这种颓势不但没有扭转，反而有愈益加剧的趋势。清末废科举办学堂，泉州也闻风而动，府州县城乡纷纷创办起新式中小学堂，至清王朝灭亡时，已办有中学堂四所，小学堂一百一十所，职业学校一所。新办的学堂中，除少数为官办外，大部分为民间所办，其中以华侨和教会办的学堂为多。泉州的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延续千年的泉州古代教育，作为古代泉州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给古代泉州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不仅仅是读书人，也不仅仅是教师或家长，社会的方方面面，从吏治、举业、文化，以至学术思想、社会意识等，无不受到其影响。它渗入官吏的政绩追求，左右着举业的绩效，丰富了文化的积淀，塑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。明晰这段历史，对于更好地了解泉州历史文化的积淀，不无重要的意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千年教育也给后人

留下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。透过历史的迷雾，深入反思这段历史，对于今天如何办好教育，从中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。这也正是撰写此书的基本要义所在。

目 录

序.....	刘海峰 (1)
引 言.....	(1)
一、唐五代泉州的教育.....	(1)
中唐以前泉州的教育.....	(1)
唐代后期泉州的教育.....	(12)
五代泉州的教育.....	(28)
唐五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(34)
二、宋代泉州的教育.....	(43)
宋代泉州教育兴盛的背景.....	(43)
北宋泉州的教育.....	(56)
南宋泉州的教育.....	(64)
宋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(77)
三、元代泉州的教育.....	(88)
元代泉州的教育环境.....	(88)
元代泉州的教育概况.....	(96)
元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(105)
四、明代泉州的教育.....	(117)
明代泉州教育的背景.....	(117)
明代泉州的官办教育.....	(131)
明代泉州的民办教育.....	(144)

明代泉州教育的特点	(156)
五、清代泉州的教育	(180)
清代泉州的教育环境	(180)
清代泉州的官办教育	(189)
清代泉州的民办教育	(205)
清末泉州新式学堂的兴起	(216)
清代泉州教育的特点	(225)
六、泉州古代教育的启示	(252)
参考书目	(289)
后记	(29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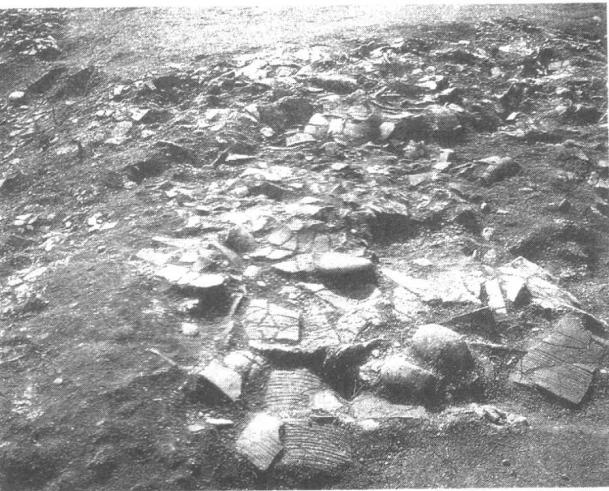
唐五代泉州的教育

泉州古代的学校教育，严格而言是从唐代开始的。但是，在泉州古代教育史上，唐五代的学校教育，仍然是一个初步兴起的时期。这期间，就其发展状态而言，以唐代大历年间为界限，大体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大历以前教育虽然有一定发展，但仍然处于颇为落后的状况，而大历以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，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，因而与中原地区的差距也逐步缩小。

中唐以前泉州的教育

唐代中期以前泉州的教育，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，一直处于非常明显的落后状态，这是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，也基本符合历史的事实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在于：泉州地区的开发要远远迟于中原地区。

泉州原是闽越族人的聚居之地。中原汉民入泉之前，闽族和越族是泉州的土著居民。在闽越族人为主体的漫长期中，泉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，这是勿庸讳言的事实。考古发现及地方史志的记载也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建国后，在南安丰州镇旭山庙下村、丰州狮子山、大盈寨山及鲤城区北峰镇埔任村，相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、青瓷器及陶器。这些文物的出



图一 闽越国遗址中的瓦砾

土,说明虽然在公元前数百年,泉州人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器件,用于生产活动和战争,但这些青铜器工艺粗糙,与当时中原的青铜文化比较,显得相当原始,因而它又表明先秦时期泉州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,属于尚未全面开发的地区。

重大的转折出现

在中原汉人大量进入泉州以后。秦汉时期,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。三国时期,泉州为东吴政权所统辖,又有部分北方汉族人移居入泉,但文化落后的闽越族人仍是泉州的主要居民。直到这个时期,聚居在泉州一带的闽越人,在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教育活动,至今未见文字记载。西晋末年,泉州较为安定,而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却爆发了诸王混战,中原连年战乱,民不聊生,一部分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为逃避战祸,纷纷南迁福建,进入当时较为安定的泉州。史载当时为避“永嘉之乱”,有八个族群进入福建,即所谓“八姓入闽”。《泉州府志》云:“永嘉二年,中州板荡,衣冠始入闽者八族,林、黄、陈、郑、詹、邱、何、胡是也。以中原多姓,畏难怀居,无复北向,故六朝间仕宦名迹,鲜有闻者。”据说晋江之称,即因晋人“沿江而居”得名。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云:晋江“在县南一里,以晋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,故名”。唐《十道志》载:“清源郡,秦、汉土地与长乐同。晋南渡,衣冠之族多萃其地。”到了梁朝,汉族移民大量增加,朝廷决定在南安增设南安

郡，管理闽南事务。隋至唐代，中原汉人继续入泉。这些入泉的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泉州地区，并且同化融合了这一代的闽越遗民，繁衍生息而形成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人社会，从而改变了原来比较落后原始的闽越社会风貌。

中原移民逐渐占据泉州的过程，也正是泉州教育逐渐兴起的过程。徙居泉州的中原移民，有不少是中原的簪缨世胄及地方士绅，曾受过较好的教育，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他们的到来，不仅给泉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，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，对泉州地区的开发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。可以说，正是在中原移民的带动下，泉州的教育从晋代开始逐渐萌生起来。

西晋永嘉年间(307 - 313)，泉州开始有私学的萌芽。当时，北方士民陆续南渡定居晋江流域之后，泉州民间就开始有以家传私授形式出现的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学。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原私学传统的传承，因为从春秋时期起，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就开始了民间的私人办学和讲学。中原士民大量南迁徙居泉州后，承继了这一风气，经久不衰且日趋发展，逐渐形成泉州早期教育形式的私学。但是，直到唐朝初年，教育在泉州社会所占的地位并不高，泉州的教育水平与中原地区比较仍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唐代初期情况有较大变化。唐代在立朝之初，就比较重视教育，从唐高祖至唐高宗初年，曾先后三次下诏，令州县及乡里设学施教。泉州地方官吏也闻风而动，采取一些措施发展教育，使泉州的教育开始振兴。唐武则天垂拱二年(686)，泉州守戍左玉钤、卫府左郎将陈元光亲具奏疏，请建州县。朝廷批准并割泉州西南地建漳州，任命陈元光为州刺史。陈元光在《请建州县表》的奏疏中提出：“其本则在创州县，其要则在兴庠序。”(《全唐文》)